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八

東坡先生

論

中庸上

甚矣道之難明也論其著者鄙滯而不通論其微者汗漫而不可考其弊始於昔之儒者求爲聖人之道而無所得於是務爲不可知之文庶幾乎後世之以我爲深知之也後之儒者見其難知而不知其空虛無有以爲將有所深造乎道者而自耻其不能則從而和之曰然相欺以爲高相習以爲深而聖人之道日以遠矣自子思作中庸儒者皆祖之以爲性命之說嗟夫子思者豈亦斯人之徒歟蓋嘗試論之夫中庸者孔氏之遺書而不完者也其要有三而已矣三者是周公孔子之所從以爲聖人而其虛詞蔓延是儒者之所以爲文也是故去其虛詞而取其三其始論誠明之所入其次論聖人之道所從始推而至於其所終極而其卒乃始內之於中庸蓋以爲聖人之



道略見於此矣記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夫誠者何也樂之之謂也樂之則自信故曰誠夫明者何也知之之謂也知之則達故曰明夫惟聖人知之者未至而樂之者先入先入者爲主而待其餘則是樂之者爲主也若夫賢人樂之者未至而知之者先入先入者爲主而待其餘則是知之者爲主也樂之者爲主是故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行知之者爲主是故雖無所不知而有所不能行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之者與樂之者是賢人聖人之辨也好之者是賢人之所由以求誠者也君子之爲學慎乎其始何則其所先入者重也知之多而未能樂焉則是不如不知之愈也人之好惡莫如好色而惡臭是人之性也好善如好色惡惡如惡臭是聖人之誠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孔子蓋長而好學適周觀禮問於老聃師襄之徒而後明於禮樂五十而後讀易蓋亦有晚而後知者然其所先得於聖人者是樂之而已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問於子路子貢二子不悅而子貢又欲少貶焉是

二子者非不知也其所以樂之者未至也且夫子路能死於衛而不能不愠於陳蔡是豈其知之罪耶故夫弟子之所爲從孔子游者非專以求聞其所未聞蓋將以求樂其所有也明而不誠雖挾其所有俛俛乎不知所以安之苟不知所以安之則是可與居安而未可與居憂患也夫惟憂患之至而後誠明之辨乃可以見由此觀之君子安可以不誠哉

中庸中

君子之欲誠也莫若以明夫聖人之道自本而觀之則皆出於人情不循其本而逆觀之於其末則以爲聖人有所勉彊力行而非人情之所樂者夫如是則雖欲誠之其道無由故曰莫若以明使吾心曉然知其當然而求其樂今夫五常之教惟禮爲若彊人者何則人情莫不好逸豫而惡勞苦今吾必也使之不敢箕踞而磬折百拜以爲禮人情莫不樂富貴而羞貧賤今吾必也使之不敢自尊而卑讓退抑以爲禮用器之爲便而祭器之爲貴褻衣之爲便而衮冕之爲貴



衰欲其速已而伸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不得終日此禮之所以爲  
彊人而觀之於其末者之過也蓋亦反其本而思之今吾以爲磬折  
不如立之安也而將惟安之求則立不如坐坐不如箕踞箕踞不如  
偃仆偃仆而不已則將裸袒而不顧苟爲裸袒而不顧則吾無乃亦  
將病之夫豈獨吾病之天下之匹夫匹婦莫不病之也苟爲病之則  
是其勢將必至於磬折而百拜由此言之則是磬折而百拜者生於  
不欲裸袒之間而已也夫豈惟磬折百拜將天下之所謂彊人者其  
皆必有所從生也辨其所從生而推之至於其所終極是之謂明故  
記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  
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  
君子之道推其所從生而言之則其言約約則明推其逆而觀之故  
其言費費則隱君子欲其不隱是故起於夫婦之有餘而推之至於  
聖人之所不及舉天下之至易而通之於至難使天下之安其至難  
者與其至易無以異也孟子曰簞食豆羹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噉爾  
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  
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向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朋友妻妾之奉而  
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且萬鍾之不受是王公大人之所難而以行  
道乞人之所不屑而較其輕重是何以異於匹夫匹婦之所能行通  
而至於聖人之所不及故凡爲此說者皆以求安其至難而務欲誠  
之者也天下之人莫不欲誠而不得其說故凡此者誠之說也

中庸下

夫君子雖能樂之而不知中庸則其道必窮記曰君子遵道而行半  
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非其信道之不篤也非其力行之不至也  
得其偏而忘其中不得終日安行乎通塗夫雖欲不廢其可得耶記  
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以爲過者之難  
歟復之中者之難歟宜若過者之難也然天下有能過而未有能中  
則是復之中者之難也記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  
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旣不可過又不可不及如斯而已平曰未也孟



子曰執中爲近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書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又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而記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皇極者有所不極而會于極時中者有所不中而歸于中吾見中庸之至於此而尤難也是以有小人之中庸焉有所不中而歸於中是道也君子之所以爲時中而小人之所以爲無忌憚記曰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嗟夫道之難言也有小人焉因其近似而竊其名聖人憂思恐懼是故反覆而言之不厭何則是道也固小人之所竊以自便者也君子見危則能死勉而不死以求合於中庸見利則能辭勉而不辭以求合於中庸小人貪利而苟勉而亦欲以中庸之名私自便也此孔子孟子之所爲惡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行何爲躑躅涼涼生斯世也善斯可矣以古之人爲迂而以今世之所善爲足以已矣則是不亦近似於中庸耶故曰惡紫恐其亂朱也惡莠恐其亂苗也何則惡其似也信矣中庸之難言也君子之欲從事乎此無循其迹而求其味則幾矣記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正統上

正統者何耶名耶實耶正統之說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不幸有天子之實而無其位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德是二人者立於天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統之論決矣正統之爲言猶曰有天下云爾人之得此名而又有此實也夫何議天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於此不得已焉而不以實傷名而名卒不能傷實故名輕而實重不以實傷名故天下不爭名輕而實重故天下趨於實天下有不肖而曰吾賢者矣未有賤而曰吾貴者也天下之爭自賢不肖始聖人憂焉不敢以亂貴賤故天下知賢之不能奪貴天下之貴者聖人莫不從而貴之恃有賢不肖存焉輕以與人貴而重以與人賢天下然後知貴之不如賢知賢之不能奪貴故不爭知貴之不如賢故趨於實使天下不爭而趨於實是亦足矣正統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後名輕



名輕而後實重吾欲重天下之實於是乎名輕正統聽其自得者十  
曰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序其可得者六以存教曰魏梁後唐晉  
漢周使夫堯舜三代之所以爲賢於後世之君者皆不在乎正統故  
後世之君不以其道而得之者亦無以爲堯舜三代之比於是乎實  
重

正統中

正統之論起於歐陽子爲霸統之說起於章子二子之論吾與歐陽  
子故不得不與章子辨以全歐陽子之說歐陽子之說全而吾之說  
又因以明章子之說曰進秦梁失而未善也進魏非也是章子未知  
夫名實之所在也夫所謂正統者猶曰有天下云爾正統者果名也  
又焉實之知視天下之所同君而加之又焉知其他章子以爲魏不  
能一天下不當與之統夫魏雖不能一天下而天下亦無有如魏之  
疆者吳雖存非兩立之勢奈何不與之統章子之不絕五代也亦徒  
以爲天下無有與之敵者而已今也絕魏魏安得無辭哉正統者惡

夫天下之無君而作也故天下雖不合於一而未至乎兩立者則君  
子不忍絕之於無君且夫德同而力均不臣焉可也今以天下不幸  
而不合於一德既無以相過而弱者又不肯臣乎彊於是焉而不與  
之統亦見其重天下之不幸而助夫不臣者也章子曰鄉人且耻與  
盜者偶聖人豈得與篡君同名哉吾將曰是鄉人與是爲盜者民則  
皆民也士則皆士也大夫則皆大夫也則亦與之皆坐乎苟其勢不  
得不與之皆坐則鄉人何耻耶聖人得天下篡君亦得天下顧其勢  
不得不與之同名聖人何耻耶吾將以聖人耻夫篡君而篡君又焉  
能耻聖人哉章子曰君子大居正而以不正人居之是正不正之相  
去未能相遠也且章子之所謂正者何也以身之正爲正耶以天  
下有君爲正耶一身之正是天下之私正也天下有君是天下之公  
正也吾無取乎私正也天下無君篡君出而制天下湯武旣沒吾安  
所取正哉故篡君者亦當時之正而已章子曰祖與孫雖百歲而子  
五十則子不得爲壽漢與晉雖得天下而魏不能一則魏不得爲有



統吾將曰其兄四十而死則其弟五十為壽弟為壽乎其兄魏為有  
統乎當時而已章子比之婦謂舅嬖妾為姑吾將曰舅則以為妻而  
婦獨奈何不以為姑乎以妾為妻者舅之過也婦謂之姑蓋非婦罪  
也舉天下而授之魏晉是亦漢魏之過而已矣與之統者獨何罪乎  
雖然歐陽子之論猶有異乎吾說者歐陽子之所與者吾之所與也  
歐陽子之所以與之者非吾所以與之也歐陽子重與之而吾輕與  
之且其言曰秦漢而下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以其得之者少故其  
為名甚尊而重也嗚呼吾不喜夫少也幸而得之者少故有以尊重  
其名不幸而皆得歐陽子其敢有所不與耶且其重之則其施於篡  
君也誠若過然故章子有以啓其說夫以文王而終身不得以魏晉  
梁而得之果其為重也則文王將有愧於魏晉梁焉必也使夫正統  
者不得為聖人之盛節則得之為無益得之為無益故雖舉而加之  
篡君而不為過使夫文王之所不得而魏晉梁之所得者皆吾之所  
輕者也然後魏晉梁無以愧文王而文王亦無所愧於魏晉梁焉

正統下

始終得其正天下合於一是二者必以其道得之耶亦或不以其道  
得之耶病乎或者之不以其道得之也於是乎舉而歸之名歐陽子  
曰皆正統是以名言者也章子曰正統又曰霸統是以實言者也歐  
陽子以名言而純乎名章子以實言而不盡乎實章子之意以霸統  
重其實而不知實之輕自霸統始使天下之名皆不得過乎實者固  
章子意也天下之名果不過乎實也則吾以章子為過乎聖人聖人  
不得已則不能以實傷名而章子則能之且吾豈不知居得其正之  
為正如魏受之於魏漢不如至公大義之為正也哉蓋亦有不得已焉  
耳如章子之說吾將求其備堯舜以德三代以德與功漢唐以功秦  
隋後唐晉漢周以力晉梁以弒不言魏者因章子以實言之則德與  
功不如德功不如德與功力不如功弒不如力是堯舜而下得統者  
凡更四不如而後至於晉梁焉而章子以為天下之實盡於其正統  
霸統之間矣歐陽子純乎名故不知實之所止章子雜乎實故雖晉



梁弒君之罪天下所不容之惡而其實反不過乎霸其初得正統之虛名而不測其實罪之所至也章子則告之曰爾霸者也夫以弒君得天下而不失爲霸則章子之說固便乎篡者也夫章子豈曰弒君者其實止乎霸也哉蓋已舉其實而著之名雖欲復加之罪而不可得也夫王者沒而霸者有功於天下吾以爲在漢唐爲宜必不得已而秦隋後唐晉漢周得之吾猶有憾焉奈何其舉而加之弒君之人乎嗚呼吾不惜乎名而惜乎實也霸之於王也猶兄之於父也聞天下之父嘗有曰堯者而曰必堯而後父少不若堯而降爲兄則瞽瞍懼至僕妾焉天下將有降父而至於僕妾者無怪也從章子之說者其弊固至乎此也故曰莫若純乎名純乎名故晉梁之得天下其名曰正統而其弒君之實惟天下後世之所加而吾不爲之齊量焉於是乎晉梁之惡不勝誅於天下實於此反不重乎章子曰堯舜曰帝三代曰王夏曰氏商周曰人古之人輕重其君有是也以爲其霸統之說夫執聖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何說而不可吾亦將曰孔子

刪書而虞夏商周皆曰書湯武王伯禽秦穆公皆曰誓以爲吾皆曰正統之說其誰曰不可聖人之於實也不傷其名而後從之帝亦天子也王亦天子也氏亦人也人亦氏也夫何名之傷若章子之所謂霸統者傷乎名而喪乎實者也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八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九

東坡先生

論

大臣上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于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爲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旣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今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



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故也自桓靈之後  
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  
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爲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  
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  
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  
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爲去然而李訓鄭  
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  
方其未去是纍然者纒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  
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爲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  
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爲袁爲崔敗則爲何竇  
爲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  
以爲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  
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大臣下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  
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  
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爲兵者圍師勿追窮寇勿迫誠恐其知  
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  
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救也則將  
日夜爲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  
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而不  
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  
子在外君子爲客小人爲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  
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  
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  
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  
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  
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



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爲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偪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世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爲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爲苟不能深交而無爲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爲大臣矣夫

思治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舉而無功則疑再則勅三則去之矣今世之士所

以相顧而莫肯爲者非其無有忠義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術謀慮不若人也患在苦其難成而不復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於不立也苟立而成矣今世有三患而終莫能去其所從起者則五十六年矣自宮室禱祠之役興錢幣茶鹽之法壞加之以師旅而天下常患無財五六十一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豐財者不可勝數矣而財終不可豐自澶淵之役北虜雖求和而終不得其要領其後重之以西羌之變而邊陲不寧二國益驕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而天下常患無兵五六十一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彊兵者不可勝數矣而兵終不可彊自選舉之格嚴而吏拘於法不志於功名考功課吏之法壞而賢者無所勸不肖者無所懼而天下常患無吏五六十一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擇吏者不可勝數矣而吏終不可擇財之不可豐兵之不可彊吏之不可擇是豈真不可耶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夫所



貴於立者以其規模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故其應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衆人以爲是汗漫不可知而君子以爲理之必然如炊之無不熟種之無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昔者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子產以爲不思而行與凡行而出於思之外者如農之無畔也其始雖勤而終必棄之今夫富人之營宮室也必先料其貲財之豐約以制宮室之大小既內決於心然後擇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將爲屋若干度用材幾何役夫幾人幾日而成土石材葦吾於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材役夫若干某日而成主人率以聽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當則規模之先定也今治天下則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爲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而媮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則治刑獄而聚斂之臣則以貨財爲急民不知其所適從也及其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否固未

可知也前之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復發矣凡今之所謂新政者聽其始之議論豈不甚美而可樂哉然而布出於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終何則其規模不先定也用捨係於好惡而廢興決於衆寡故萬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廢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顧者有之矣所用之人無常責而所發之政無成效此猶適千里不資糧而假巧於塗人治病不知其所當用之藥而百藥皆試以僥倖於一物之中欲三患之去不可得也昔者太公治齊周公治魯至於數十世之後子孫之彊弱風俗之好惡皆可得而逆知之何者其所施專一則其勢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公自始爲政而至於霸其所施設皆有方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咎犯之在晉范蠡之在越文公勾踐嘗欲用其民而二臣皆以爲未可及其以爲可用也則破楚滅吳如寄諸其鄰而取之此無他見之明而策之熟也夫今之世亦與明者熟策之而已士爭言曰如是而財可豐如是而兵可彊如是而吏可擇吾從其可行者而規模之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



之以疆日夜以求合於其所規模之內而無務出於其所規模之外其人專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財之不豐兵之不彊吏之不擇此三者存亡之所從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獨擅而兼言之則其所以治此三者之術其得失固不可知也雖不可知而此三者決不可不治者可知也是故不可以無術其術非難知而難聽非難聽而難行非難行而難收孔子曰好謀而成使好謀而不成不如無謀蓋世有好劍者聚天下之良金鑄之三年而成以爲吾劍天下莫敵也劍成而狼戾缺折不可用何者是知鑄而不知收也今世之舉事者雖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過數人欲壞之者常不可勝數可成之功常難形若不可成之狀常先見上之人方且眩瞶而不自信又何暇及於收哉古之人有犯其至艱而圖其至遠者彼獨何術也且非特聖人而已商君之變秦法也櫻萬人之怒排舉國之說勢如此其逆也蘇秦之爲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爲同聯六姓之踈以爲親計如此其迂也淮陰侯請於高帝求三萬人

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弇亦言於世祖欲先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世祖以爲落落難合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謀人國功如此其踈也然而四子者行之若易然出於其口成於其手以爲既已許吾君則親挈而還之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爲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於天下之意也非有所待於人而後具也如有財而自用之有子而自教之耳然而政出於天下有出而無成者五六十年於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歟非不知收意者汗漫而無所收歟故爲之說曰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先定者可以謀人不先定者自謀常不給而况於謀人乎且今之世俗則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服於朝廷者不篤而皆好議論以務非其上使人眩於是非而不知其所從從之則事舉無可爲者不從則其所行者常多故而易敗夫所以多故而易敗者人各持其私意以賊之議論勝於下而幸其無功者衆也富人之謀利也常獲世以爲福非也彼富人者信於人素深而服於人素厚所



爲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衆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有勢其成也有氣富人者乘其勢而襲其氣也欲事之易成則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者天下之事不可以力勝力不可勝則莫若從衆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而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從衆也衆多之口非果衆也特聞於吾耳而接於吾前未有非其私說者也於吾爲衆於天下爲寡彼衆之所不言而同然者衆多之口舉不樂也以衆多之口所不樂而棄衆之所不言而同然則樂者寡而不樂者衆矣古之人常以從衆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從衆失之不知夫古之人其所從者非從其口而從其所同然也何以明之世之所謂逆衆歛怨而不可行者莫若臧任子然不顧而行之者五六年矣而天下未嘗有一言何則彼其口之所不樂而心之所同然也從其所同然而行之若猶有言者則可以勿卹矣故爲之說曰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彊苟知此三者非獨爲吾國而已雖北取契丹可也

續楚語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齊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芰安得爲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爲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了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薨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冠纓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威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此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爲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爲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



之賢而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爲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哲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芟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命則爲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箒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爲然是曾元爲孝子而童子顧禮之末易箒於病革之中爲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爲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爲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疾藥石曰石猶生我疾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疾之美子木之違父命爲藥石也哉

續歐陽子朋黨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徵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踈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踈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植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爲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爲之掃地世主爲之屏息譬之斷蛇不死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匪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弒昭哀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且夫君子



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從夫子則爲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爲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以爲唐名臣矣昔樂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刑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子之勇也嗚呼宣子蚤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愚以謂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惡而貸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以致憾將爲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爲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爲盜而衣食旣足盜豈有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隳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爲所噬昔曹參之治齊曰慎無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如此亦庶幾於善治矣姦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

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罹仇人之禍也姦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不可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爲君子小人之戒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九



三蘇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東坡先生

論

武王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與管蔡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



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為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弑君至耻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將於是在其孰敢不嚴而孟軻始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弑



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爲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爲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爲二王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津而歸紂若不改過則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所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漢末大亂豪傑並起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爲非曹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旣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嘗以文若爲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

似伯夷也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爲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旣而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黃鉞斬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王之封武庚蓋亦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俗未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 平王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

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



者也。顛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復殷之舊也。古公遷于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于絳，于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群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于阪高，爲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爲灰燼，溫嶠欲遷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方彊，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彊，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彊，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于大梁；楚昭王畏吳，遷于郢；頃襄王畏秦，遷于陳；考烈王畏秦，遷于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于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

秦一

秦始皇帝十八年取韓，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趙，取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齊，初并天下。

蘇子曰：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爲巧於取齊而



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嗚呼秦之巧亦創智伯而已魏韓肘足接而智伯死秦知創智伯而諸侯終不知師魏韓秦并天下不亦宜乎齊湣王死法章立君王后佐之秦猶伐齊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乏食請粟於齊而齊不予秦遂圍邯鄲幾亡趙趙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秦人知之故不加兵於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才而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事秦謹故不被兵夫秦欲并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也哉吾故曰巧於取齊者所以大慰齊人之心而解三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其間取三晉三晉亡齊蓋岌岌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三國合猶足以拒秦秦大出兵伐楚伐燕而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虜不閱歲如晉取虞虢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嗚呼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萬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知

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於取楚然則柰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齧齒也必以漸故齧脫而兒不知今秦易楚以爲是齧齒也可拔遂抉其口一拔而取之兒必傷吾指必齧故秦之不亡者幸也非數也吳爲三軍迭出以肆楚三年而入郢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以是物也惟符堅不然使堅知出此以百倍之衆爲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况謝玄牢之之流乎吾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而堅不幸耳

### 秦二

秦初并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群臣皆以爲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



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之靈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

蘇子曰聖人不能爲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爲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爲時者也周衰諸侯相并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侯樹屏至於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疆家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爲戒也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并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非之漢高帝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爲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成敗爲是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酈生知諸侯之不可復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

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有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篡弑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爲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爲萬世法也

### 始皇一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游會稽並海走琅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



還禱山川未反而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

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彊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

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孰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徒木立威於棄刑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



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  
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  
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  
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  
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  
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  
人主之果於殺者

### 始皇二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日之命  
惴惴然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  
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爲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  
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  
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  
衆循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

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  
使之習爲迂闊難行之飾寬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與而不  
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  
迂闊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籩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  
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  
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爲姦故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  
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  
俗之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  
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爲智術之有  
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  
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耻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墻而以利器明示  
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而以禮者爲無用  
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爲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  
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爲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



始有書契以科斗爲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於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爲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壓而吏不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僞之端也嗟夫秦旣不可及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利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於詐也悲夫

### 漢高帝

有進說於君者因其君之資而爲之說則用力寡矣人唯好善而求名是故仁義可以誘而進不義可以劫而退若漢高帝起於草莽之中徒手奮呼而得天下彼知天下之利害與兵之勝負而已安知所謂仁義者哉觀其天資固亦有合於仁義者而不喜仁義之說如此小人終日爲不義而至以不義說之則亦怫然而怒故當時之善說者未嘗敢言仁義與三代禮樂之教亦惟曰如此而爲利如此而爲

害如此而可如此而不可然後高帝擇其利與可者而從之蓋亦未嘗遲疑天下旣平以愛故欲易太子大臣叔孫通周昌之徒力爭之不能得用留侯計僅得之蓋讀其書至此未嘗不太息以爲高帝最易曉者苟有以當其心彼無所不從蓋亦告之以吕后太子從帝起於布衣以至於定天下天下望以爲君雖不肖而大臣心欲之如百歲後誰肯北面事戚姬子乎所謂愛之者祇以禍之嗟夫無有以奚齊卓子之所以死爲高帝言者歟叔孫通之徒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計獨有廢嫡立庶之說而欲持此以却之此固高帝之所輕爲也人固有所不平使如意爲天子惠帝爲臣絳灌之徒圜視而起如意安得而有之孰與其全安而不失爲王之利也如意之爲王而不免於死則亦高帝之過矣不少抑遠之以泄吕后不平之氣而又厚封焉其爲計不已踈乎或曰吕后彊悍高帝恐其爲變故欲立趙王此又不然自高帝之時而言之計吕后之年當死於惠帝之手吕后雖悍亦不忍奪之其子以與姪惠帝旣死而吕后始有邪謀此出於無聊



耳而高帝安得逆知之且夫事君者不能使其心知其所以然以樂從吾說而欲以勢奪之亦已危矣如留侯之計高帝顧戚姬悲歌而不忍特以其勢不得不從是以猶欲區區爲趙王計使周昌相之此其心猶未悟以爲一彊項之周昌足以抗呂氏而捍趙王不知周昌激其怒而速之死耳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識天下之勢者無如高帝然至此而惑亦無有以告之者悲夫

### 魏武帝

世之所謂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斯而已矣此其爲智猶有所窮唯見天下之利而爲之唯其害而不爲則是有時而窮焉亦不能盡天下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計而權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此以其人權之輕敵者敗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天下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必有所格是故知吾之所以勝人而人不知其所以勝我者天下莫能敵之昔者晉荀息知虢公必不能用宮之奇齊鮑

叔知魯君必不能用施伯薛公知黥布必不出於上策此三者皆危道也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長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故不可以冒害而就利自三代之亡天下以詐力相并其道術政教無以相過而能者得之當漢氏之衰豪傑並起而圖天下二袁董呂爭爲彊暴而孫權劉備又以區區於一隅其用兵制勝固不足以敵曹氏然天下終於分裂訖魏之世而不能一蓋嘗試論之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爲而至於敗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其後遂至於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以成吳之彊且夫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危疑之間卷甲而趨之雖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孫權者可以計取而不可以勢破也而欲以荊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彼非不知其難



特欲僥倖於權之不敢抗也此用之於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發於劉備而喪其功輕爲於孫權而至於敗此不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之過歟嗟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權之以人則亦紛紛焉或勝或負爭爲雄彊而未見其能一也

魯隱公一

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攝也公子翬請殺桓公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而使賊殺公。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而果攝則春秋不書爲公春秋書爲公則隱公非攝無疑也

蘇子曰非也春秋信史也隱攝而桓弑著於史也詳矣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史有謚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平然則隱公之攝也禮歟曰禮也何自聞之曰聞之孔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未生如之何

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世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次當立者爲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爲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桓子且死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夫人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請退康子之謂攝主古之道也孔子行之自秦漢以來不修是禮而以母后攝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使與聞外事且不可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而況可使攝位而臨天下乎女子爲政而國安唯齊之君王后吾宋之曹高向也蓋亦千一矣自東漢馬鄧不能無譏而漢吕后魏胡武靈唐武氏之流蓋不勝其亂王莽楊堅遂因以易姓由是觀之豈若攝主之庶幾乎使母后而可信則攝主亦可信也若均之不可信則攝主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也不猶愈於異姓之取哉或曰君薨而百



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安用攝主曰非此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  
憂而未出令則以禮攝冢宰若太子未生生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  
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其付之攝主也夫豈非禮而周  
公行之歟故隱公亦攝主也鄭玄儒之陋者也其傳攝主也曰上卿  
代君聽政者也使子生而女則上卿豈繼世者乎蘇子曰攝王先王  
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攝也而以爲當然故  
吾不可不論以待後世之君子

### 魯隱公二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  
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弑之

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  
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并殺已也隱公之智曾不若  
是塗之人也衰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爾而長  
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

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尚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  
施優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  
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  
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爲世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  
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  
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即召百  
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旣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爲  
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虺也其所螫草木  
猶足以殺人况其所噬齧者歟鄭小同爲高貴鄉公侍中嘗詰司馬  
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  
卿無卿負我遂醜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  
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已遂大吐衣面皆汗敦果照視之見允  
之卧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  
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



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

宋襄公

魯僖公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春秋書戰未有若此之嚴而盡也

蘇子曰宋公天子之上公宋先代之後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非列國諸侯之所敢敵也而曰及楚人戰于泓楚夷狄之國人微者之稱以天子之上公而當夷狄之微者至於敗績宋公之罪蓋可見矣而公羊傳以為文王之戰不過是學者疑焉故不可以不辨宋襄公非獨行仁義而不終者也以不仁之資盜仁者之名爾齊宣有牽牛而過堂下者曰牛何之曰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般鯀若無罪而就死地夫捨一牛於德未有所損益者而孟子予之以王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三代之所共也而宋襄公執鄆子用於次睢之社君子殺一牛之不忍而宋公戕一國若犬豕然此而忍為之天下孰有不忍者耶泓之役身敗國斲乃欲以不重

傷不禽二毛欺諸侯人能終其兄之臂以取食而能忍飢於壺殮者天下知其不情也桓文之師存亡繼絕猶不齒於仲尼之門况用人於夷鬼以求霸而謂之王者之師可乎使鄆子有罪而討之雖聲之諸侯而戮於社天下不以為過若以喜怒與師則秦繆公獲晉侯且猶釋之而况敢用諸淫昏之鬼乎以愚觀之宋襄公王莽之流襄公以諸侯為可以名得王莽以天下為可以文取也其得喪小大不同其不能欺天下則同也其不鼓不成列不能損襄公之虐其抱孺子以泣不能蓋王莽之篡使莽無成則宋襄公襄公得志亦一莽也古人有言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襄公行王者之師猶足以當桓文之師一戰之餘救死扶傷不暇此獨妄庸爾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以興襄公有一子魚不能用豈可同日而語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宋襄公之欺於後世者也







卷之二